

兰与茶

◎冒小阳

师兄在微信里发来了几张图片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摆放在窗前的几盆兰花。有一株已经开了，淡绿色的小花，四五朵的样子，衬着又细又长的墨绿色的叶子，显得格外淡雅。我看了为之会心一笑。

知道师兄应是喜欢兰花的，要不然他的工作室也不会取名为兰雅。兰雅之意，我猜有二：一是，兰花常被用来象征高洁、典雅的品格，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被用来比喻君子的品德，所谓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是也；另一层意思应该是对“兰亭”的暗慕。

喜欢去师兄的书画室小坐。他如果知道我要来，总是非常客气，提前烧好水、泡好茶。烧好水的“好”，是指早就把水烧开了；泡好茶的“好”，不仅有上述之意，还指泡给我的是上好的茶叶。怕我不信，师兄还言之凿凿地告诉我，这是他女儿特地拿给他的，还一再嘱咐不要轻易示人。喝上茶，肯定是少不了要欣赏他的近作的。师兄擅草书，而我不会。每每端详时，他总要问上几句：写得怎么样？提提意见吧，有没有什么地方处理得不妥的？于是，端着茶杯的我装模作样来来回回地看上几眼，再看看窗下几十厘米高的纸堆，除了羡慕还是羡慕。有时被逼得没有办法，捧着人家的香茗，只好硬着头皮，借用“草以点画为情性，使转为形质”的名言，指着纸上的几处地方，强调说，这几处的使转用笔是否可以再顺畅一些？师兄竟然相信了，实在让我汗颜。

后来去师兄的书画室请教参加某全国性书法展一事，终于得见兰花的真容。推门而入，似有淡淡清香扑面而来，说不清是墨香盛一些还是兰花的香味盛一些。只见师兄正在挥毫，身旁窗下依次摆放着四盆兰花，年前那株淡绿色的兰花已经谢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旁边一株，紫色的花蕊正迎着阳光怒放。四五片狭长的花瓣簇拥在枝头，像极了一支蘸满色彩的倒置的毛笔。所谓“烟光凝而暮山紫”，就是形容这样的美吧。我与师兄打趣道，这是“师兄种兰遗我香”啊。

泡好茶，闲聊了几句，师兄告诉我，前几天晚上偶饮酒数杯，回来后再写应征书法展的作品，书成后发现意趣更足，遂打包寄走了。再问我作品准备得怎么样了，我惶惶不安，告之写了几次，难成心愿，已准备放弃。师兄说，选不选，是评委的事情；写不写，是你自己的事情啊。回去，抓紧时间，写！

回去的途中，想到师兄作品上常常自署的“野苇”。所谓野苇，不就是暗喻“兰花”吗？那空谷幽兰，不就是生长在山间的一株“野苇”吗？师兄的兰花不仅是种在窗前的，也是种在心上的。

作品已经按时寄出，像了了一桩心事。对于结果已不作多想，但今日于灯下读书，偶然想起了那天的事情，心中难免泛起一丝涟漪。

有些想念师兄的茶了。



读

◎子穆

学习，让我的生活绽放光彩

◎陶建明

初春时节，南通老年大学如期开学了。当我走近启秀路4号，看到墙壁红色大理石上“南通市老年大学”7个熠熠生辉的大字时，内心不禁为之一振；当我跨入学校大门，遇见迎候的校领导及工作人员时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；当我走进明亮的教室，聆听老师授课时，激动之情难以言表。这里，是我退休后追求知识、提升自我的精神家园，更是帮助我从阅读跨越到写作，实现文化生活绽放光彩的美好殿堂。

回顾过往，我酷爱阅读，但写作一直是条“短腿”。2019年秋，我有幸作为插班生被文史系回忆录欣赏与写作班录取，后来又参加了散文欣赏与写作班的学习，开启了求知若渴的学习之旅。

数年来，我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。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，我都按时到校。记得一次，上级来人召开老干部工作座谈会，我作为单位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必须参加。会议安排在下午后两个小时，我仍坚持前两个小时到校听课。还有一次下午，因接上小学的孙女与上课发生冲突，我立刻联系刚退休的弟弟寻求帮助。课堂上，我全神贯

注地听讲、做笔记；课后，我举一反三复习，巩固所学知识；课余，我认真完成作业，培养写作兴趣。

在学习的道路上，我先后遇到4位德才兼备的老师。他们知识渊博、备课精心，授课时引经据典、深入浅出，内容涵盖回忆录、游记、散文、小说、诗歌等文体写作知识，又从人物刻画、事物描写、环境渲染、场面铺陈等方面传授方法和技巧。在他们的悉心指导下，我如鱼得水，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，享受着学习的快乐与幸福。

老师更鼓励我们多写多练。起初，我写的文章连自己都不满意，羞于示人。在老师的鼓励下，我鼓起勇气将《开学的喜与乐》投给《江海晚报》。接着，我犹如盼星星盼月亮般盼文章见报。当看到文章见报的那一刻，我欣喜若狂，如同干涸的心田迎来了一场甘霖。

疫情期间，我们改为线上学习。老师授课依然精彩纷呈，我结合感想写下《网课增情》，老师认真细致地修改，使我不仅知其然，而且知其所以然。文章发出很快见报，我的喜悦溢于言表。

老师知识面宽、教学经验丰富，让我们至少“一课一得”。记得散文那一课，老师分析讲授了散文作家

郭宝林的《月浴》，让我印象深刻、启发颇多。我运用文章中的拟人、描写等方法，写出《妈妈的地瓜藤》，在班级微信群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，称赞我的文章有了质的飞跃。我稍作修改发给报社，被全文刊登。老师还专门拿出一节课解读文章，我宛如小学生考了100分，心里甜滋滋的，进一步激发了写作热情、坚定了写作信心。

《新菜农》是我经过反复修改后发给《江海晚报·晚晴周刊》的一篇文章，觉得很可能被刊用。大概一周后周刊出版的那一天，我下楼取报纸，边换鞋边说“今天，我的文章要见报了”，妻子表示怀疑。拿到报纸证实了我的猜想，我快步上楼将报纸展现在妻子面前。她竖起大拇指说：“真棒！”我与她一同分享了这一文化生活中的快乐与美好。

通过不断学习，我意识到：文化生活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，而老年大学学习则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经过刻苦钻研和勤奋实践，我的文字表达能力有了明显提高，文学创作初见成效，去年一年，就有30篇文章被报刊录用，收获满满、快乐多多，实现了文化生活的升华，让我找到了退休生活的又一种价值，使我的人生画卷更加绚丽多彩。

爷爷邵老五

◎邵义

爷爷走了。他凌晨3时在睡梦中安详离世，享年91岁。

爷爷在兄弟中排行第五，是个老么，人称“五爷爷”或“邵老五”，辈分最高。有时，远方亲戚家中有事情需要调解，往往需要资历最老的邵老五出面调停。他的后代枝繁叶茂，是五兄弟中最为兴旺的一支。晚辈们兄弟齐心，妯娌和睦，每年除夕都会聚在一起，热热闹闹摆上两大桌，共度新年，家族氛围十分团结温馨，在生产队里口碑极佳。

爷爷性格温和，家中大小事务都由精明能干的奶奶做主，而

他则乐得清闲，偶尔充当“新闻发言人”，生活逍遥自在。

爷爷热情好客，常邀朋友来家中摸胡、割韭菜。我每次回去看望，都会当着牌友的面给爷爷几百块钱，他总是自豪地说：“这是我孙子给的钱！”引得另一位还在为孙子攒买房首付的爷爷羡慕不已。

爷爷一生乐观豁达。十年前，他因肿瘤住院，同病房的都是癌症患者，床下堆满了病理报告和影像学片。爷爷识字，却选择视而不见，淡定地告诉病友：“只是炎症而已，我女儿说的。”几年后，他竟真康复了，癌细胞消失无踪。

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。如今爷爷随奶奶驾鹤西去，虽说是喜丧，但心中难免遗憾失落。我们家族有长寿基因，爷爷的曾孙很可能早婚生子，五代同堂本来指日可待。老家那边传说，见过玄孙的老人是大福之人，面见阎王时无需跪拜。

爷爷奶奶在人世相依相伴70余载，不曾分开过；而奶奶已在那边等了近两年，如今终于团聚。我仿佛听到奶奶说：“还不快走，想要风流是不是！”爷爷则憨憨傻傻地陪着笑脸，不敢回嘴。

一路走好，我们永远爱你——对奶奶言听计从的小老头！